

# 从莱布尼兹与狄德罗的哲学 看对立统一规律在哲学发展史上的表现

陈修斋

凡是稍稍有点欧洲哲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莱布尼兹是个唯心主义者，狄德罗是个唯物主义者。而且他们在各自的哲学阵营内部都是非同一般的人物：莱布尼兹可算得近代初期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狄德罗则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唯物主义派别中比较最彻底、最典型的一派，即十八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一位领袖。莱布尼兹虽在青年时代一度也曾表示为霍布斯、伽桑狄等人的机械唯物主义和“原子论”的观点所吸引，但当他抛弃了这种观点而回到唯心主义阵营，创立了他自己的“单子论”这种唯心主义体系以后，就对机械唯物主义以及洛克所代表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展开顽强的斗争，同时维护并发展了唯心主义的唯理论即先验论；狄德罗及其同道即“百科全书派”则是继承和发展了在他们以前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特别是把洛克看作是自己的思想先驱，发展了唯物主义经验论，并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包括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唯理论即先验论展开了旗帜鲜明的批判斗争。这样看来，这两位哲学家应该是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在他们之间，似乎应该“毫无共同之点”。作为战斗的唯物主义者的领袖人物狄德罗，对于比他略早而在当时还很有影响的一位唯心主义的挂帅人物莱布尼兹，仿佛也只应该是极端仇视或轻视。可是我们在狄德罗为他自己主编的那著名的《百科全书》撰写的“莱布尼兹主义”一条中，却读到了这样的文字：“当一个人考虑到自己并把自己的才能和一位莱布尼兹的才能来作比较时，就会弄到恨不得把书都丢了，去找个世界上极偏僻的角落躲藏起来以便安静地死去。这个人的心灵是混乱的大敌：最错综复杂的事物一进入他的心灵就弄得秩序井然。他把两种几乎彼此不相容的品质结合在一起了，这就是探索发现的精神和讲求条理方法的精神；而他借以积累起最广泛的各种不同种类知识的最坚毅又最五花八门的研究，既没有削弱这一种品质，也没有削弱另一种品质。就哲学家和数学家这两个词所能具有的最充分的意义来讲，他是一位哲学家和一位数学家。”<sup>①</sup>未必有比这更高的对人的称誉了。这又该怎样解释呢？如果照“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们那种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的假左真右的搞法，把说过几句肯定孔丘的话的人都一律称作“儒家”，把对秦始皇或其它法家人物说过几句好话的人就都一律称为“法家”，则就该说狄德罗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莱布尼兹派的唯心主义者了。还不止如此。我们知道马克思在1870年5月10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也曾说过：“你知道，我是佩服莱布尼兹的。”<sup>②</sup>

① 见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莱布尼兹主义”条，又见 Assézat 编《狄德罗全集》第15卷第44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89页。

“四人帮”的“北门学士”之流是否据此就说马克思也是个莱布尼兹派的唯心主义者吗？多么荒谬！

问题并不仅在于狄德罗对莱布尼兹的才能的推崇。如果我们对两人的哲学思想稍作深入的研究，就可看到狄德罗并不只是推崇莱布尼兹的才能而已，他是看到了莱布尼兹的哲学中确实有许多有价值的成分，并且在批判和摒弃其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的基础上把这些有价值的成分吸收过来，成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了。在一定意义下，我们可以说，狄德罗及其同道“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们，正是因为批判地吸收了莱布尼兹哲学中的这些有价值的成分——主要的也就是一些有辩证法意义的思想——才使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超出了前一世纪的唯物主义的水平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唯物主义哲学中比较最彻底、最发展的形态。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在与唯心主义者的斗争中，在批判和否定其唯心主义的同时又吸取对方思想中的某些因素而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反之，唯心主义者在与唯物主义者的斗争中，在攻击唯物主义的同时也吸收对方思想中的某些因素而使自己的唯心主义变得更貌似有理和更精巧。这本来就是哲学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一般规律。这丝毫也不表示是混淆或抹煞了哲学上两条对立路线的原则界线，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规律在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具体表现。否认这种哲学发展史上两条路线在斗争基础上的同一性，否认其在斗争基础上的互相渗透和互相转化，就是否认辩证法，就是陷入了形而上学，最终也必然背离哲学史的客观实际而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四人帮”的走卒“梁效”、“罗思鼎”之流在把一部中国哲学史乃至全部中国历史歪曲为贯穿古今的“儒法斗争”史的同时，又把他们所划为“儒家”和“法家”的两派思想家截然对立起来，只准讲他们之间的“斗争”，不准讲两派之间在对立基础上的“同一”，否则就给扣上“抹煞两条路线的界限”、“矛盾调和论”、“折衷主义”之类的大帽子，就正是这种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的表现。

现在就让我们作为这种哲学思想发展的辩证规律的一个例证，来具体看一看莱布尼兹和狄德罗的哲学思想之间是怎样在对立基础上同一的。

我们知道，莱布尼兹之所以终于抛弃他一度接受过的机械唯物主义或“原子论”的观点，起决定作用的固然是由于他所代表的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极端软弱性，使他不能接受有革命意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必须用为宗教张目的唯心主义来适应向封建势力妥协和献媚的政治需要，但就理论和思想认识上来说，则也确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特别是其物质实体概念的某些缺陷，使他觉得难以接受。这些缺陷主要就在于把物质实体的本质属性看作仅仅在于广延性，或至多加上不可入性之类，总之把物质本身看作是死的、惰性的、不能自己运动的东西；同时也把物质本身看作仅仅具有量的规定性而无质的区别，例如不论是霍布斯还是洛克，都把色、声、香、味等感性性质看作不是物质本身所固有而是主观的东西。照莱布尼兹看来，这样纯粹被动的物质，是与实体观念不合的，因此物质不能是实体。因为实体应该是自己独立存在并且是能动而不是完全被动的东西。同时，莱布尼兹认为具有广延性的物质，总是无限可分的，因此不可分的“物质的原子”也是个自相矛盾的不能成立的概念。为了要找到构成事物的最后“单位”或“单元”，即真正“不可分的点”，就得撇开广延性或一般地撇开量的规定性而就质的方面着眼，这样作为构成万物的基础的实体就不能具有广延性从而也不能是物质，

而只能是精神性的东西。此外，若肯定有物质性的原子作为“不可分的点”也与宇宙万物的“连续性”不可调和；而仅仅有量的规定性的实体也无法说明何以宇宙万物又各有不同的质，何以有这样丰富多采变化万端的宇宙万物，如此等等。就是针对着他所看到的当时机械唯物主义物质实体概念的这些缺点，莱布尼兹提出了他的“单子论”的体系，主张作为构成万物的基础或最后“单元”的实体即“单子”，应该是真正“单纯”即没有部分，也就是没有广延性的，它的本性不在于广延而在于具有内在的能动的“力”，它是一个“力的中心”，因此它是能够自己运动、变化、发展的；它既没有量的规定性和量的区别，因此就该各自具有不同的质，每个单子及单子构成的每一事物都是在质上和任何其它单子或事物不同的；单子既非物质性而是精神性的东西，就该和灵魂相类似，也和灵魂一样具有“知觉”和“欲望”，而单子的质的不同就在于这种“知觉”的模糊或清晰的程度不同，知觉由模糊到清晰的发展是由于“欲望”这种“内在原则”的推动，单子凭其“知觉”能“反映”整个宇宙，如此等等。这些就是我们从莱布尼兹的《新系统》和《单子论》等一系列著作中极粗略地概括出来的他何以抛弃了物质实体概念而主张实体应是精神性的“单子”，以及他所说的“单子”的一些主要特点的思想。

我们看到，莱布尼兹所指出或认识到的当时机械唯物主义物质概念的这些缺陷，如否认物质的自己运动，否认物质本身有质的区别，否认物质本身具有生命以及感觉、思想等能力等等，的确是十七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些突出的形而上学局限性。莱布尼兹能够看到这些局限性，本来是正确的，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而他针对着这些局限性所提出的认为单子作为实体应该具有能动的力而自己变化发展，应该本身具有质的多样性，以及实体作为有生命的点，凭其知觉能反映全宇宙等思想，确实是包含着可贵的辩证法因素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就曾针对莱布尼兹的这些思想一再指出：“莱布尼兹通过神学而接近了物质和运动的不可分割的（并且是普遍的、绝对的）联系的原则。”“大概马克思就是因为这一点而重视莱布尼兹”。“这里是特种的辩证法，而且是非常深刻的辩证法，尽管有唯心主义和僧侣主义。”<sup>①</sup>但莱布尼兹却因为看到当时机械唯物主义物质观的这些局限性，就根本抛弃了物质实体的概念，否定了物质实体的实在性而转向了唯心主义。这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所处的极端软弱地位和向封建势力妥协投降的政治需要给莱布尼兹造成的历史悲剧——如果我们可以把由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等客观条件而陷入了错误的泥坑叫做悲剧的话。

再来看一看处于革命条件已日趋成熟，正在准备一场比较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国思想家狄德罗。他的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不是象莱布尼兹那样由一度接受过的机械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而是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更趋强大，革命要求的更趋强烈，从较不彻底的还披着神学外衣的自然神论这种形式的唯物主义，发展到公开的战斗的无神论形式的唯物主义，其所以能有这样的一种发展，我们认为，除了主要地是由他所代表的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历史条件的发展所决定之外，就理论和思想认识上来说，正是由于他也同样看到了莱布尼兹所看到的十七世纪唯物主义的这些局限性，但不是象莱布尼兹那样因此就抛弃了唯物主义，而是在坚持唯物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27—433页。

主义立场的基础上,吸取了莱布尼兹的一些辩证思想并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从而使自己的哲学克服了十七世纪唯物主义的某些局限性和不彻底性而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首先,狄德罗坚决主张宇宙间只有一种实体,即物质实体,既否认唯心主义者所宣传的精神实体,也否认笛卡儿派的二元论者所主张的有两种实体的观点。在他所写《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谈话》中,一开头就借达朗贝之口说:“我承认,一个存在于某个地方,而又不与空间上的任何一点相合的实体,一个没有体积,又占有体积,而且完整地存在于这个体积的每一部分里,本质上与物质不同,而又与物质联合为一体,跟在物质后面推动物质,而自身又不动,影响物质,而又受物质的一切变迁影响的实体,一个我对它几乎毫无观念的实体,一个具有这样矛盾的性质的实体,人们是很难接受的。”<sup>①</sup>这无疑是对一切主张有精神实体的唯心主义者的一个有力的打击。我们也不妨设想,狄德罗在这里,是针对着莱布尼兹认为实体不能是物质,“物质的原子”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等攻击物质实体概念的主张,进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回击,指出象莱布尼兹所主张的精神实体,才是“具有这样矛盾的性质”,是人们“对它几乎毫无观念的”怪诞东西。在同一篇文章中,狄德罗也明确承认他“想避免分别两种实体”<sup>②</sup>,并详细论证了只有一种实体即物质实体,感觉、理智等意识或精神现象只是物质的属性而并非什么精神实体的主张。

针对着莱布尼兹认为具有广延性的物质总是无限可分,因而不能成为构成事物的最后单元,不能是实体的论点,狄德罗又指出:“无论现在、过去或将来,一种元素都只有在一种自然的组合中,或者在一种人为的组合中,才能够分割到最大的可能限度。在这种分割到最后地步的状态中,一种元素的分子是具有一种绝对不可分割性,不能再加以分割的,因为进一步分割这个分子既越出了自然规律容许的限度,也不是技术的力量所能办到的,只不过可以在理智上加以设想而已。”<sup>③</sup>当然,说物质的分子“具有一种绝对不可分割性”是不对的。以后科学的发展已事实上把当初人们认为不可分割的“分子”或“原子”分割开了。其实,狄德罗在一种意义下自己也猜测到了这一点,因为接着他又说:“在我们所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的无数事实中间,有一件事我更加不能知道,这就是:在过去,现在或将来,一种基本物质的分割,是否不能在某种技术操作中向前更推进一步,超过它过去、现在或将来在任何单由自然造成的自然组合中所能达到的分割限度。”<sup>④</sup>恩格斯曾经指出:“当时哲学的最高荣誉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它——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而把细节方面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sup>⑤</sup>我们可以说,狄德罗在这里正是表现了这种精神。他的意思不外乎说:物质的分子将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也许还可以进一步分割,这是我们现在所不知道的,当留待将来自然科学的证明;就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来说,物质的分割就自然规律或人的技术所能及的范围来看总有一个限度。说物质可

① 见《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1963年商务版,第361页。

② 同上书第368页。

③ 《论解释自然》,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342页。

④ 同上书第342—343页。

⑤ 《自然辩证法》,1971年版,第11页。

以无限分割只是“可以在理智上加以设想而已”，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尽管狄德罗的这种看法还是有形而上学的局限性，但他确是坚持了“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的唯物主义态度，而反对了脱离实际和人的实际经验及能达到的认识能力而单凭抽象推理的空想。而他从这样的态度出发，驳斥了莱布尼兹以单凭“只不过可以在理智上加以设想”的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而否定了物质实体的实在性的论点，坚持维护了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则是有重大意义的。这和以后列宁驳斥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因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冲破了旧的物质观念的狭隘眼界而提出“物质消灭了”的荒谬论点，坚持维护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也有某种类似之处。

总之，狄德罗对于莱布尼兹因为十七世纪唯物主义者物质实体概念的局限性而就不承认物质实体的实在性，肯定精神实体的实在性的观点是坚决反对并竭力驳斥的。这就在哲学的根本立场上与莱布尼兹的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并以坚决的唯物主义与之相对立。任何混淆或抹煞狄德罗与莱布尼兹在哲学根本立场或路线上的原则界限和对立的看法当然都是错误的，不能容许的。

但是，在这种根本对立的基础上，我们不能不看到狄德罗大量吸收了莱布尼兹哲学中的辩证法因素和其他合理成份，从而表现出两人的哲学思想的某种辩证的同一性。粗糙一点说，如果我们把莱布尼兹的那种精神性的“单子”，换成狄德罗的物质性的“分子”，则“单子”的那些特性也大体上就是“分子”的特性。

首先，“单子”是真正不可分的；狄德罗的物质的“分子”也“具有一种绝对不可分割性”。<sup>①</sup>

其次，“单子”本身就具有活动的“力”，是一个“力的中心”，狄德罗的物质“分子”也“赋有一种适合其本性的性质，本身就是一种活动力”。<sup>②</sup>

第三，“单子”各各具有不同的性质，每个“单子”都与其他“单子”在质上不同，狄德罗也十分强调物质的分子或元素的“异质性”，如他说：“在我看来，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决不可能是一种完全同质的物质产生出来的，正如决不可能单单用一种同样的颜色表现一切事物一样。”<sup>③</sup>又说：“物质是异质的；自然中有无数不同的元素存在；其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因其不同点而有其天赋的、不变的、永恒的、不可毁灭的特殊的力量。”<sup>④</sup>

第四，“单子”本身都具有“知觉”和“欲望”，构成被人们看作无生命的无机物之类的低级的“单子”也具有某种模糊的“微知觉”，而较高级的“单子”如动物的“灵魂”则具有较清晰的“知觉”，更高级的“单子”如人的“心灵”则具有更清楚的“知觉”即“察觉”（或“统觉”）和“理性”，而高级的“单子”也同时具有低级“单子”的那种较不清晰的“知觉”或“微知觉”，“那些令人注意的知觉是一步一步从那些太小而不令人注意的知觉来的”<sup>⑤</sup>，并且全部“单子”按照知觉清晰的程度由高到低构成一个连续的序列，如“人和动物连接着，动物和植物连接着，植物和化石之类连接着，后者又和那些感觉和想象对我们显得完全死的

① 《论解释自然》，《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342页。

② 《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同上书第356页。

③ 《论解释自然》，同上书第342页。

④ 《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同上书第359页。

⑤ 莱布尼兹：《人类理智新论》，“序言”。



和无形式的物体连接着”。<sup>①</sup>这中间没有间断，“自然不作飞跃”。狄德罗也认为由物质分子所构成的一切物体都具有“感受性”，只是有一种“活跃的感受性”和一种“迟钝的感受性”的区别，“活跃的感受性表现在动物的某些显著的活动上，这些活动也许植物也是有的；而迟钝的感受性，则可以由向活跃的感受性过渡而得到肯定”，“雕像就只有迟钝的感受性；而人、动物、也许也包括植物在内，则赋有活跃的感受性。”<sup>②</sup>人的思想、理性等等也都无非是这种“感受性”的发展。此外，狄德罗也认为：“全体是一个不断的洪流——一切动物都是或多或少的人；一切矿物都是或多或少的植物；一切植物都是或多或少的动物……自然中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关连的……链条中不可能有一个空档……。”<sup>③</sup>“单子”的模糊或清晰的“知觉”和狄德罗所说的“迟钝的感受性”和“活跃的感受性”显然是类似的，而两人关于“知觉”和“感受性”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自然事物的“连续性”的思想，则更是一致的。

此外，两人的思想在细节上的共同或类似之处，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如莱布尼兹从“单子”不能自然地产生和消灭的观点出发，肯定一切生物都没有生死，“我们所谓生乃是发展与增大，而我们所谓死乃是隐藏和缩减。”<sup>④</sup>狄德罗也说：“在这个意义之下我根本就不死，不但是我，无论什么东西都不死——诞生、生活、死去，是形式的变换。”<sup>⑤</sup>这些不必一一列举了。而由于他们毕竟是站在两个对立阵营的哲学家，除了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立场上相反之外，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的主张当然也有很多分歧和对立之处。例如莱布尼兹是从生物无绝对生死的观点出发主张所谓“预存论”的，狄德罗则“不相信有预存的种子”<sup>⑥</sup>。特别是在认识论上，虽然两人也都有企图把经验与理性结合起来的倾向，但毕竟莱布尼兹是唯心的唯理论、先验论者，狄德罗则是唯物的经验论、反映论者，不仅根本立场上对立，许多具体主张也是对立的。如莱布尼兹作为唯理论者当然是强调抽象概念的作用的，而狄德罗则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抽象，只有一些习惯上的省略……是一些语言的记号使抽象的科学产生。”<sup>⑦</sup>

撇开一些细节或具体主张上的一致或分歧不谈，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在关于作为世界的根本实在——“实体”的一些根本属性问题上，莱布尼兹和狄德罗的观点的对立及其一致性。根本对立之点在于莱布尼兹认为实体是精神性的“单子”，而狄德罗则坚决主张只能是物质，是物质性的“分子”。这就使他们的哲学属于根本对立的两个阵营，有着原则上不容混淆的界限。但在这根本对立的基础上，他们又有一致性，即都肯定实体必须本身具有活动的力而是自己运动的；实体本身具有质的多样性而是异质的；实体本身就具有“知觉”或“感受性”从而表现出各种意识现象。而狄德罗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与莱布尼兹显得类似或一致的观点，才使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超出了以往十七世纪的唯物主义的水平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使自己早期所持的自然神论观点的神学不彻底性得

① 参阅R. Latta: Leibniz, The Monadology etc., 1898 Oxford 版 P. 38.

② 《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谈话》，《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362页。

③ 《达朗贝的梦》，同上书第387页。

④ 《单子论》§73.

⑤ 《达朗贝的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388页。

⑥ 《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谈话》，同上书第365页。

⑦ 《达朗贝的梦》，同上书第410页。

到克服而发展成为公开的无神论唯物主义。因为：

第一，先前的唯物主义把物质与运动分开，就无法在物质自然界本身之中来说明自然事物的运动，从而只能求援于“神”的“第一次推动”。这是当时的唯物主义之所以不能达到彻底无神论的水平而要为神或上帝留下一席之地理论上的主要原因。现在狄德罗及其同道肯定了物质本身就具有活动的力而能自己运动，就根本不需要什么作为“第一推动力”的上帝，从而也就能够成为彻底的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了。

第二，先前的唯物主义把物质本身剥夺了丰富多采的感性性质，而把这些性质说成主观的，就为唯心主义留下了后路。如贝克莱就正是利用洛克认为色、声、香、味等第二性的质都是主观的这种思想而把物质的一切性质都变成主观的观念，从而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的。现在狄德罗及其同道肯定了物质本身就是异质的，具有质的多样性，就能肯定万物的一切性质都是客观存在于物质之中的，从而堵死了通向主观唯心主义的这条道路，坚持了较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立场。

第三，先前的唯物主义既把物质看作死的，不能自己运动也无质的区别的东西，也就无法从物质本身来说明意识现象的产生，而不得不承认意识产生的原因在物质之外，这就为主张以神和灵魂等精神实体来解释意识现象的唯心主义留下了地盘。现在狄德罗及其同道一劳永逸地承认物质本身就具有感受性，一切意识现象都由此发展而来，这也就把这一唯心主义的地盘全部占领，从而在自然观的范围内成为彻底唯物主义的了。

由此可见，以狄德罗为代表的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克服以往唯物主义的某些神学不彻底性而达到一个新的无神论的水平，并堵死了许多可让唯心主义钻空子的缺口，正是因为有了肯定实体本身具有活动力，具有质的多样性，具有不同程度的感受性这样一些包含辩证法因素的思想。而这些思想，也正是莱布尼兹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所提出的思想。<sup>①</sup>狄德罗是否自觉地或有意识地从莱布尼兹那里吸收了这些思想，这并不重要，并不能改变两者客观上具有在对立基础上的同一性这一事实。而这正好证明对立统一既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也必然适用于哲学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这一领域。这种现象既是合乎普遍规律的，自然不仅仅在莱布尼兹与狄德罗之间存在。莱布尼兹与狄德罗的哲学中的这种现象，只是其中一个例证而已。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对立统一规律的更鲜明的表现，并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自觉地运用这一规律才创造了最科学最完整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当然，这种对立统一总是有条件的。就哲学史范围来说，这种决定性的条件就是具体历史情况下的阶级斗争。狄德罗如果不是处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比十七世纪的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的条件下，也就不可能吸收和改造莱布尼兹哲学中的这些合理因素而使唯物主义哲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正如没有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没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也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吸收和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而创立辩证唯物主义一样。但如果仅仅看到阶级斗争对哲学发展的决定作用，（下转第 48 页）

<sup>①</sup> 我们肯定莱布尼兹和狄德罗的哲学思想中有辩证法的因素，当然决不因此否认他们的哲学体系总的来看仍是形而上学的。

作者塑造美霍娃和谢尔盖的形象的意图也很明显：通过前者表明党在施行新经济政策中遇到党内不坚定分子的反抗，他们“陷入了惊惶失措的状态，并在自己周围散布着灰心失望的情绪”（《联共党史》第318页）；通过后者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艰巨性，虽然他们身处革命队伍，但是，“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14页）

总之，《水泥》通过对一系列人物从政治、生活各个方面，从各种不同的场合和角度，进行的细腻、明快的刻画，具体真实地反映了二十年代初期苏联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所处的状况。

从艺术上看，《水泥》也不愧为苏联文学的“永久的碑碣”，它为后来革命文艺的发展奠定了水泥般坚实的基础。小说的情节安排紧凑，条理分明，它的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无论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结构的处理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革拉特珂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而且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具有丰

富路线斗争经验的老战士。在他晚年的生活中有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斯大林同志逝世不久，一九五四年召开了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以肖洛霍夫为首的一些反动文人借此机会，掀起一股妖风，大搞分裂，大耍阴谋手段，利用大会讲坛恶毒攻击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否定革命的苏联文学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并对法捷耶夫等作协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面对这种卑鄙的挑衅活动，一位老作家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出于“党性的责任”，当场发表了一项声明，对肖洛霍夫“没有党性精神”的发言“表示反对”，揭露他在“机智地说了两三句正确的话之后，接着就完全不成体统地攻击个人，这种攻击简直象诽谤，象算个人的帐”。并且指出：“根据过去的经验，我认为这里有着宗派主义的味道”（《苏联人民的文学》，第318页）。这位发表声明的老作家便是《水泥》的作者革拉特珂夫。他那种为了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挺身而出，顶狂风战恶浪，愤怒声讨修正主义分子的战斗精神，是很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

---

（上接第17页）而不看到或不去研究哲学思想本身在相对独立的条件下的逻辑发展，不去研究哲学思想上两条路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具体内容，不去深刻阐述对立统一的规律在哲学思想本身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则还是不能说已深刻地、全面地阐明了哲学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应该承认，过去在哲学史工作中这方面的研究是做得很不够的。特别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更无人敢去碰一碰这种问题。现在“四人帮”被粉碎了，系统地、全面地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研究哲学史的工作也该可以重新开始了。本文只是个人对这一工作的初步尝试。以对立统一规律来阐明全部哲学思想发展史的工作应该是我们全体哲学史工作者的一个共同的任务。